

國
朝
文
錄

惜抱軒文錄引

惜抱軒先生之文渺眾慮而爲言者也。蓋生方劉二公之後，欲如望溪之正大而不能，欲爲海峰之橫肆而不敢，且非惟不敢也，亦實有矯之之意焉。蓋海峰之於文肆矣，其肆也以其不得志於時，姑借文以舒其憤懣。如太史公馳騁史記胸中，筆下固有不能自止者也。惜抱翁以爲此皆張皇於外，而未必實有得於中。張皇於外者，其文可以驚四筵，無得於中則不可以適獨坐。於是冥搜於內，莫可端倪，潛躍無常，舒卷不測。險者鑿之使平，直者紆之使曲。繁者約之使簡，剛者銛之使柔。總期屐齒所經，爲人迹之所不到。

庶可別豎一職而不爲方劉二家之所掩也然而取運太狹雖能
深入而未能旁開雖皆綿邈有神而未盡安詳有慮故以矯海峰
之失雖有餘而以登望溪之堂則不足何也。以望溪文體簡嚴而
風裁實大惜抱翁加以幽邈則邊幅狹而體格小矣要之三家皆
爲正宗而惜抱軒亦多合作今採錄其文爲二卷以遺世之心知
其意而能自得師者上高李祖陶撰

惜抱軒先生文選目錄

卷一

伍子胥論

李斯論

賈生明申商論

左仲郭浮渡詩序

復在進士雜祖書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贈孔撫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書制軍六十壽序

張貞女傳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并序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寶扇樓後記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快雨堂記

遊雙谿記

卷二

五嶽說

南園詩存序

程縮莊文集序

復劉明東書

復蔣松如書

答蕪園公書

國朝文金
方恪敏公家傳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并序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并序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并序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并序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并序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并序

惜抱軒先生文選

桐城姚 鼐 姬傳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族叔榮鵬南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樂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於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畱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

屈楚鄭之交。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於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讎而成君之名於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負雖鳥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悞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於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

夫○豈○以○行○事○求○白○於○眾○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此語緊
札○與○同○立○於○朝○而○反○不○以○諫○死○何○也○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
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
喪○子○也○疑○於○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
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
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
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說透子胥心事未并帶出季札微子之用心文亦潔淨

○ ○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
待於李斯此段實實所出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
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
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迨至始皇始皇之時
一用商鞅成法而亡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
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
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
小○人○依○何○只○此○二○字以中侈君而張吾之籠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

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泔焚詩書禁學士
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
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
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北段說論一切與不私者李際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微見其君
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嘔臆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
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
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
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
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
此世不亡之學

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

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
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只趨時二字。斷定李斯亦斷定古今小人。吾觀魏徵不過太宗
未必其能直諫。李林甫不過明皇亦未必其盡阿諛。古今來不
負所學者。陸敬輿而已。文則騰天濯淵。曲盡其勝。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耶。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體牌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

以、請、爲、作、正、証

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嬰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

以龍、龍作反制

而○龜○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
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
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
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
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
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
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
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
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

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如此尙論古人才。足使古人心服。孟子所以云。必論其世也。中間帶出諸葛武侯與汲長孺。錯綜賓主。離合盡致。

○○○左仲郭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
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
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
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
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眾常隱然與入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
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
遊者之眾則未知且暮而歷者凡皆得其意而相遇於肩曉閉耶
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慙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

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郭○仲○郭○曰○吾○固○將○往○遊○
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郭○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
余○追○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執○異○態○水○石○摩○蕩○煙○
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所○遇○也○盖○仲○郭○所○
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郭○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濶○
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滿○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
聲○浪○浪○磯○碕○薄○泐○大○魚○皆○蹇○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
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
之○外○循○壑○上○而○西○歷○恆○山○太○行○太○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

○本○編○二○七○六

以下遊然天外

○如○侯○國○說○井○心○靜○神○閒○者○下○龍○擊○琴

○與○仙○樂○大○定○公○有○南○山○遊○記○一○○○○

○此○立

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
循東海而歸君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姑里中一出戶輒有難
色安得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
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一旦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
之志以閒執言者之口舍仲郭吾誰共此哉

前幅寫山水之遊貴得其意後幅軒然波起鬱爲大觀然皆從
淡靜中推托而出與世俗蒼莽爲豪者迥殊此先生文之所以
可貴也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彙頓首汪君足下。彙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彙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彙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

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眾。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眾。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棄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之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未可知也。况棄之不足比古人邪。雖然。推足下爲母之心。姑爲文以備眾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大馬之疾。今始閒。輒作一記。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宜。一往清微。傲兀之態。可掬。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旣○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之○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氓○俗○頌○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籌○畫○顧○及○萬○里○之○外○然○則○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命○右○庶○子

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容眾。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氐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詞少意多可謂中閱深而外肅括。他人爲簡嚴之文必有老重痕迹惟先生則一出以清輕所謂君身有仙骨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所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孫

孔君攜約與其從叔父名繼涵皆得舉攜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攜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斬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攜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此言可作箴錄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栢託乎平地

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岸○崩○則○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
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摯○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
而○已○今○年○春○摯○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
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起處曠然遠想結處亦復警切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真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離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

佚○君○接○踵○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便○明○久○而○後○亡○
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
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
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
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
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
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蕭○
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
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濬○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

有
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
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
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大意箴砭時俗考據之弊非先生不聞此言近漸有人推闡之
雲陰將解駁矣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彙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化熙隆。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彙曰。夫舒黃之閔。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備。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彙又聞諸長者曰。

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令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燕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

生生日爲之壽。藥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
後進者聞而勸也。

直起直接氣格極老。天下文章出於桐城。其言良是。然格各
不同。方侍郎之文峻。劉先生之文宕。而作者之文深。雖各有變
而皆未能極之於大。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綏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禁垣以勲績外著。徽塞而

天子知其才德之闕。尤熟於江南之治。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移中、問、生、本、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嶽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

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兮內備文武成康劍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庶嘉哉夫亦我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操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誠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閒歎美者盈途頌

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飛聞之。幽風古。幽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飛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比附清切雍容揄揚可謂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媾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

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柰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息。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爇，爲弟縫紉，晝夜督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陸寰，聘妻胡氏，陸寰

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東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從上城字又有馬鳴玉。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

信○女○子○固○然○非○壘○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
此○用○史○家○類○敘○法○其○聯○絡○映○帶○皆○極○自○然

○蕭孝子祠堂碑文并序

蕭孝子諱曰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剖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過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

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經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
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
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忠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
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
監運使遼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寧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
全九鼎碎彼缶鬯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殉名德衰
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辨論與張貞女傳同而插在中間格致尤妙

○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并序

君諱會敞字塏似桐城張太博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璘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三當進官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

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
每嘆異君君疾士大夫怵彼隨俗節概不立欲以身正之見於辭
色眾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
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
房多且再倍君又以嘍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摘君
以所薦舉人梁泉卷疵累墩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
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固鄉舉第一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
此句須臾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世議君之重而謂兩劉相
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

君進非人所得援。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良。側室生子元襲。元衮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眾。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

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也。而孰爲之機耶。鳴者匏簧邪。而孰驗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張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污。旣駕而驚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

寫狀及嘆息處皆妙。所謂深邈者非耶。

○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午科舉
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
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
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必知其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
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
雖以飛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飛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
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弟子及鄉之雋
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飛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

與梅崖不同梅崖不語風得壽之說君士和平有懷度得曾之神

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乙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飛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嘆曰。吾不能盡革

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夫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廸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鼐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

國朝文錄
三
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寘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
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稱情而談不差毫黍魯君之學之文之行之政具於是矣銘中
四語實爲該括。山木先生文醇雅吾已錄爲一家以第見其
外集四卷而續刻未及寓目故暫緩付刻以俟續編

寶扇樓後記

朱子頴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殿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
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旣招英俊。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
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
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幃者之志。固已得矣。
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訕伸應接之難。曷若一
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頴之任用。

畧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璀璨懷袖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頽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然不知泣涕之隕落者己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此文寄托高遠并己亦在其中而妙於言外不露

○ ○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洪縣尉。洪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固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沒無聞矣。方其窮阨。

困○難○伏○首○相○對○閨○闈○之○中○豈○能○知○子○之○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
必○而○終○不○忍○負○吾○志○此○兩○婦○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
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尚○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
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沒○無○聞○焉○則○已○
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末一段紆餘卓犖與寄無端尺幅中有蛟龍盤攫之勢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迂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不可能處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可於此也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榻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穀而食成翼

而飛無所於勒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書○
許○子○勿○忘○勿○助○功○夫○亦○知○是
其書殆已至乎其尙有俟乎吾不知也為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
定焉

其論入微其文格最古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瑯一青、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
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
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谿漲、留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
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隄內繞、碧巖
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合、散樹石之所擁、露
其狀萬變、夜共一鏡、遊几默聽、眾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端遭遇
仁皇帝、登爲輔相、一旦退老、御書雙谿以賜、歸懸之於此、相
優遊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

國朝文獻卷一
三十一
用○亟○去○蚤○匿○於○巖○窔○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遠○思○文○端○之○風○邈○不○可○
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閒○者○
其○尚○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不○相○假○借

讀眾響皆入人意蕭然入字可以想見先生之人先生之文

惜抱軒先生文選

桐城姚 鼐 姬傳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族弟祖翰憲之校刊

○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
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妙在在以此爲然南西北曷嘗言其
○案○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下者也天子歲所至
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所
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

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
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常○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
而○非○必○恒○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
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諸○侯○之○嶽○無○一○
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
方○之○禮○惟○於○岱○宗○尙○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
以○至○周○所○云○眾○頽○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昔○夫○南○西○北○之○嶽○既○
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
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巡○之○時○之○制○非○

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旣載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太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注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尙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

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太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懸揣古今十得七八。是之謂通人。先生經說以精心悟實典。博而確深。而通私以爲在古文之上。讀此文可見一斑。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禮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
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
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
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
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旣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
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
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

和○神○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
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監○政○有○失○
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神○及○軍○機○大○臣○常○
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神○益○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諧○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
夜○入○幕○出○積○勞○感○疾○以○殞○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
好○義○清○妙○在○○以○○實○○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
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
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

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以傳體爲序，言終黯然。予近讀滇南文畧，中載侍御文，頗多率皆蒼整，拔俗今觀此序，乃知其法得自姬傳，然面目仍不同也。知侍御之能自立矣。

程綿莊文集序

彙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東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揚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命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

合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知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義。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

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畱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中閔扶摘隱微最當最切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白太傅及朱竹垞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

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
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前所論在
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
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
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
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世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用事
卻精切之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偏得其一。二者俱能功到方
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二無一得。便是
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隔入其中。故須爲詳言之耳。吾於

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漸
寒珍重千萬

此書言詩境細大兩處可謂度盡金針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舍侄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駉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美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俱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龔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龔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

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
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
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
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
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
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
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
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
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

前○上○子○此○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
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
遺○可○也○將○以○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藥○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
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
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胷○中○似○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
泐○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
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
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悞○也○
望○更○思○之○

鍼貶時病大聲疾呼尤妙在論適持平不至畸輕畸重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喜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退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濛曠逸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遠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惻愴不然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與古作者並驅以存詩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克復中原然必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刪刈可也

以。殊。筆。閱。識。頗。嚴。是。閱。古。人。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兄。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楊。子。雲。乎。

一湧而出神來情來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遐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寧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尙少與其兄待詔觀承歲往來塞內外以營救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歿公益困然於其闕厲志氣勤學間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卽奏爲書記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

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
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
督籌軍餉半年卽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任
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寄必當及公歿而爲督撫有名者周元理
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
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
在任又直西征軍旅之興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
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舛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
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

女官其前水

首其用人

女官其詳

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洞徹地勢。相時決機。或草

此非似。須實效。以爲後

或因。或濟。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

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絞罪十人。餘皆釋。上疑公寬縱。廷寄

嚴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令九鄉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

平郡王監試。嫌避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卽

執書讀之。嘗偕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三卷。

詩集十三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薨家無餘財。而有書

數十笈於桐城及江寧。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賜祭葬。及謚。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維甸。旣孤。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恩科進士。今復爲尙

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抄錄。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國史方官保傳。爲之慨然。今尙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小事。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斯亦有助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方恪敏公一代大人物。其傳亦不滿千字。而公之爲人自見。然亦只舉其大綱。以其目詳見。國史可互參也。若第以此傳則

公之實迹多淹沒矣予嘗有文論之今不具錄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由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

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父以上莫不序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

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濟仲徹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

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

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

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

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

修撰四轉得着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留內閣
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
兵部尚書爲 詔服闋赴職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上書房
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
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頰悻
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

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摠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
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其

○道○中○堂○費○亦○同○此○意○

○此○層○人○不○是○到○悔○子○居○有○上○

入陳禁陛禪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御詩及頒賜諸物公季冬人都謝恩畱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命榮親王奠醢賜銀二千兩治喪又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浙江江西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子四主事塲時監生塲時武

選員外郎靖時廩膳生壞時孫九人公葬於韓城北原既立神道
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忤大臣之度遠思邈邈去
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歎而不懌
天子知之降旨載赫著厥儀形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
慕思敬瞻此穹石

通體不書一事而公之爲正人爲賢宰相自見其後惇子居法
之以碑戴文端公而波瀾較濶矣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尙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司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念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纖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財利天下論吏

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
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
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
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
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
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
功矣故公所至興利除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
所蒞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絕重之。而公遽沒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

集中有正益約文

講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君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邇及遐。隴坻海嶠。攘扶姦蠹。老孺鼓笑。晚爲侍從。公望在眾。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元明以來爲碑誌者。皆有一定排格。自姓名歷履事迹心術以

至族出子姓皆須備書故誌人之大物者率不能簡潔至先生始以鎔鑄出之一切皆不必備而總以一段該括其全于文家可云逸品而不可云正宗蓋方望溪家法如是使錢竹汀先生見之當益致不滿矣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直隸山東博山縣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訶察其役攜徒眾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叅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

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
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
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貧○
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証○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
今○上○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
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
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
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鵬○表○

只表一事嚴潔之至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啟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

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卽明決於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

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督。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蒞不數年。無造怨於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天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

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考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思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公先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炯。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著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

國朝文獻
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
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
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必使鼐爲墓
銘嘉慶 年 月 日學崇葬公 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旬汾洮南及嶺嶠沒
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
帝褒良績天祐厥家妥奉梓居銘幽詔遐

只着意寫其爲藩司時補虧一節筆力亦盤折入古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并序

婺源之黃邨有孝子曰黃君獎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以課童爲養踰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具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冢及歿君遂葬之於巴成塚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峨眉蘆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菰麥餅數枚曰竟此

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歛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

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

亦同

氏而詞歸。發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其功親六人。未。

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居。傲屋忍飢。

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以拔。

貢生入都廷試。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覃恩封。

君及顏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

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阨且數十年。

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
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况○於○
人○乎○君○子○輝○以○年○月○日○姚○彙○爲○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圯○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
爲○命○士○述○之○可○唏○揚○之○無○既○

情事甚多只如一筆寫去奇人奇文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醵級去任其後當職復官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

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節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

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
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禪。定夜坐。背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
疏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
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尙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
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
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
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家
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跌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
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荅。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

爲徒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况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孫男六。將葬君。

鼎爲之銘以代送。窆。鼎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

曰。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鄉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夢樓一代畸人此文最寫得出銘尤神妙令人飄飄然仙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渭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寧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三十強果任事獲入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見

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上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蒞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

純皇帝屢南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寧。詔改通水道。大吏使君相視。眾初謂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困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刀鎗河故道。以達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爲利。大吏如君議。上奏令君監修。君鑿瀆百里。旣成。謂之新河。御舟行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力也。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被吏議。而上巡至。卽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予自鎮江江寧及至松江。興理書院。撫恤羸。

困人多賴之。乾隆五十年，安徽大飢，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間，出萬金以救飢者，又以糴穀以振，必驟長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出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數。既而又爲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茲其最巨。其時君妣黃太恭人里居，哀飢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肯往，遂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逾年，遂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藥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聚賓客，遊讌藥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

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間，子才先亡，飛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真如夢幻。然則二公之歸心釋氏，庸爲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刻期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一日葬於懷寧西馬鞍山之北麓。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之卒，藥皆銘其葬矣。今君子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超然一往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飭終，參乎趨嚮誰能窮。

首重寫其明於地形勢中寫其爲惠鄉里後寫其聲伎禪悅餘
詞括盡生平却只落落數語故妙